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夢 第三十二回 遵國法罪犯發配 沐皇恩烈婦入祠

話說袁壽因雙林捐軀殉夫，心中欽敬。遂邀請了地保鄰佑，同到江都儒學並江都縣衙門遞了公呈。學官同知縣收下呈詞。過了數日批准，加了勸語，備文申詳。揚州府、淮揚道。江寧布政司接到詳文，也各加了勸語，轉詳江蘇巡撫、江蘇學政、兩江總督三院會題，請旨。袁壽接得各憲批詳，就用黃紙報條寫著「三院會題，請旨旌表」八個大字，貼在自己家大門外兩旁，專候恩旨消息，暫且不表。

再說吳珍收在甘泉縣監獄之內，已經一載有餘。這一日，兵部火牌發到江蘇巡撫衙門，那裡備了文書，轉行到了甘泉縣裡。知縣接得火牌，立即叫經承備了長文短文簽批，撥了兩名解役，無非是張千、李萬。次早，委捕衙點解，發了提監票與解差到監獄捉人。吳珍昨日已知兵牌到了，預先送信回家。此刻聽見提他，就將行李以及衣服帶著出監。兩名解差將吳珍帶到捕廳衙門伺候。捕廳陸堂點了吳珍的名，驗過鐐銬，給散過口糧、錢文，將兵牌、長短批文封固，發交解差，捕廳退堂。

兩名解差帶著吳珍出了衙門，喊了一名挑夫，代吳珍挑著行李，一同出了南門。

到了城外，吳珍的妻子王氏帶著兩個兒子，大的今年十二，小的年方十歲，同王氏兩個胞弟，早已站在路口守候，迎著吳珍。他兩〔個〕妻舅邀請吳珍同兩位公差到一個清淨飯館，一同進內。兩個妻舅先陪著解差飲酒，吳珍與妻子王氏另在旁邊。

吳珍向王氏道：「拙夫不才，貪戀煙花，因而結怨，被人設謀串害，配罪他鄉，累你青年獨守孤幃。」又指著兩個兒子道：

「他這兩個畜生，年尚幼稚，須要賢妻嚴加教訓，勤讀詩書。他日長大成人，須當習正，不可讓他們到那些煙花場中走動。

他們如若不受教訓，賢妻可將拙夫今日這般光景告訴他們，作為榜樣。拙夫此去諒必不能還鄉，若要相逢，除非等待來世。

家中各事，一切拜託。拙夫此刻方寸皆亂，不能多囑。」說著，二目中紛紛淚落。王氏同兩個兒子總哭得天昏地暗。王氏忍著哭泣道：「家中各事，大爺不必焦心，做妻子的盡力撐持。但願你此去，一年半載遇著恩赦回來，好骨肉團圓。路途之間，自己保重。一到了那裡務必寄封書信回來，好讓做妻子的放心。」說畢又哭。

兩個妻舅走了過來勸說，二人方才止哭。安慰了吳珍一番，將吳珍拉入了席。吳珍向他兩個妻舅道：「二位賢弟，愚姊丈家中一切拜託，兩個外甥全仗二公管教。」他二人道：「老姊丈但放寬心，弟等無不盡心照應，路途保重要緊。」勸著吳珍同兩個解差吃了酒飯，兩個妻舅會過飯錢。王氏將四季衣服、盤費、銀兩總皆交與。吳珍隨將銀兩收在隨身，將衣服箱子交與挑夫挑著。吳珍夫婦依依不捨，怎忍分離？兩個解差再三催促，吳珍硬著心腸，同著解差押著挑夫出了飯館。

走未多遠，後面賈銘、魏璧二人方才得信，趕來送行。向吳珍說了許多安慰言語，各人送了程儀，灑淚而別。眾人望著吳珍上路去了。賈銘、魏璧進城，分路各散。王氏同兩個兒子望著吳珍去遠，不見了，又大哭一場。兩個兄弟勸住，一同進城回歸家內，教子持家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督撫學三院接到江寧藩司申文，遂會銜具題請旨，飭下禮、戶二部議明覆奏。皇恩浩蕩，奉旨依議，准其入祠，給建牌坊。部覆出京，轉行下來，文書到了江都縣衙門，知縣接奉上憲公文，差人將袁壽傳去，當堂將帑銀給交袁壽領回。那建坊的帑銀本是三十兩，扣去各衙門使費，所餘的銀兩，袁壽具了領狀領回家內。自己添了銀兩，購料僱匠，興工建造牌坊。

又預備了執事儀仗、亭子等物，諸事辦齊，選擇吉期，準備迎請牌位入祠。預期通知親友。賈銘、魏璧同各親友聞信，總皆送了賀禮前來。到了這一日早間，街坊上有許多男女觀看，擠擠挨挨，熱鬧非常。

再說袁猷的表弟穆竺，住居霍家橋南首穆家莊，在家務農，娶了妻子，如今又生了兒子，正欲上城到新勝街首飾店兌換銀鎖、銀鐲與兒子戴，卻好袁壽著人送迎牌位入祠的日期到他家內。穆竺的父親隨即備了賀禮，就叫穆竺上城，一則到袁府賀喜，二則代孫子兌換鎖鐲。穆竺歡歡喜喜，更換新帽、新衣、新鞋、新襪，直奔揚州。

進城走到舊城古巷頭大街，只見男女紛紛擁擠不開。穆竺不知何故，只得站立在鋪面門首。只聽得一棒鑼鳴，兩對紙糊蔑絲高燈上貼著「奉旨旌表，恩准入祠」紅黑字。有幾對朱紅漆的金字銜牌，上面是什麼候選儒學、某科武舉、候選營分府、候選縣副堂、例贈孺人。還有兩對迴避肅靜牌，四面清道飛虎旗，文武執事。又有兩對紅字黃牌，寫著「奉旨旌表，恩准入祠。」有許多儀仗：一把金頂黃綾傘，一柄畫龍黃遮陽。四首提爐，香煙飄渺。後面八個人，頭戴紅頂木黃涼篷，身穿黃布號衣，抬著一架黃亭，內設香案。後面又有牢牢、衙役，紅傘、綠遮陽，一對銀瓜，鼓手蘇吹奏樂吹打。又有營裡朋友騎著四匹對馬。一個武職小官，頭戴金頂緞帽，身穿補褂，騎著引馬。

後面四首香爐，有許多親友衣冠楚楚，各持萬壽香，搖搖擺擺。

又有兩名家人，提著一對大圓明角提燈，上寫「例贈孺人」。

後有四名人夫，頭戴沒簷紅涼篷，身穿青布號衣，抬著一架紫檀雕花亭子，四角掛著小方玻璃燈。內裡供著牌位，是楠木天藍字，上寫著：「奉旨旌表節烈恩准入祠例授登仕佐郎友英袁公淑配甄氏孺人之位」。亭子後面有許多後執執事。

這亭子方才抬了過去，就有許多看熱鬧的閒人紛紛議論。

有人說道：「方才這亭子內牌位是個吃相飯的妓女，名喚雙林。非獨矢志殉夫，且有才情。我讀他那《永訣行》。真令人傷心感歎。這要算是煙花場中出類拔萃第一人也！可憐死後，連好棺材、好收成總未曾有。今逢盛世，皇恩浩蕩，名傳千古，也算是死後風光了。」

又有人說道：「世間婦人吃醋，我不知見過多少，從來未有見過這袁猷的妻子。丈夫在日吃醋吵鬧，這也罷了。及至丈夫已經死了，他還要遷怒與這雙林，將他死身所穿衣服，全行剝脫下來，不與裝殮，不用上好棺材。如此的狠毒，普天之下，可算這袁大娘是個醋中之魁首了。今日雙林如此風光，這袁大娘將來卻不知他怎樣收梢結果呢！」

又有人說道：「這個姓袁的若不是貪戀煙花，與這粉頭迷戀，也不致於將家中結髮妻子拋在家內，獨宿孤眠。因此杜氏與丈夫終朝扛吵，袁猷與雙林賃房另住在外，竟將杜氏棄為陌路之人，絕不聞問。如今兒女全無，豈不是袁氏門中從此廢宗絕嗣？聖人云：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』。足見貪戀煙花之人，要算世間大不孝之人了。」

又有人說道：「據你們所談，世人皆說煙花場中斷不可有。那些粉頭皆係花言巧語，哄騙人的銀錢，以致為色所迷，夫妻反目，傾家蕩產，損財喪命。這粉頭之中，竟沒有賢淑的好人。

今日所迎這牌位，不是妓女從良，捐軀殉夫的嗎？」

又有人說道：「據你說，他是煙花場中出類拔萃賢淑好人。據我看起來，這姓袁的若不是貪戀煙花，將這妓女雙林帶出來從良，另自淬，終朝貪戀色慾，也不致於身體勞碌，染患癆病，吐血死了。說到病根，這煙花場中，究竟還是不到為佳。」眾人你一言，他一語，正在辯白不清。忽見又有一人，年若五十餘歲，發白齒脫，面容枯槁，拍著手掌高聲作歌道：

煙花好，煙花好，三朋四友邀約了，

進門只說打茶圍，兩次三番熟識了。

煙花好，煙花好，綠綠紅紅看不了，

任君平日吝銀錢，一到煙花肯用了。

煙花好，煙花好，大曲小曲聽不了，

朝朝擺酒夜笙歌，不覺被他迷住了。

煙花好，煙花好，蜜語甜言差放了，  
衣衫首飾與金銀，這樣那樣辦不了。  
煙花好，煙花好，越是情癡越壞了，  
昨宵枕上說從良，今日另跟別人了。  
煙花好，煙花好，被他米湯灌足了，  
不拘花費許多銀，誰見粉頭嫌多了。  
煙花好，煙花好，戀情刻刻難離了，  
朝朝暮暮不回家，妻子猶如陌路了。  
煙花好，煙花好，橐盡囊空錢盡了，  
百般恩愛許多情，一旦無錢臉變了。  
煙花好，煙花好，風流果兒沾染了，  
嘴殘鼻爛破頭顱，毒若深時命喪了。  
煙花好，煙花好，我被煙花迷久了，  
從今跳出陷人坑，不受粉頭欺哄了。

這人口裡歌著，手掌拍著，一面笑著，一面走著，似瘋若癡，引得許多閒人跟隨在後，越聚越多。那人走過太平橋，到了東首四岔路口人煙輳集之處，忽然一陣清風，那作歌之人杳無蹤跡。眾人不覺詫異。

內中有一人說道：「方才這作歌之人，我卻認識他，姓過名時，字來仁。平昔最喜在煙花場中擺酒住宿，終朝迷戀。今日不知他因何拍掌作歌，想必是被那個妓女哄騙，氣悶急了，得了瘋痰。你們可曾聽見他歌的什麼『好了好了』。我想天下事情，人生在世，總是一好就了。那煙花場中越是要好，越了得早。如今這過來仁不知跑到那裡去了，且等我送個信息往他家內。」這人說畢就走，趕忙到過來仁家內送信；那過來仁的妻子、兒女聽了此信大驚，謝過送信的這人。

家內趕忙著分投四路找尋多日，並無蹤跡。直等待在下日後因迷失路途，誤入自迷山，才知過來仁隱居深山，已經成仙。贈了在下這一部《風月夢》書籍，那書後頁有七言絕句詩四首。

其一

搜腸嘔血枉勞神，風月須知莫認真。  
寄語青年佳子弟，撰書卻是過來人。

其二

為何相好喊冤家，淫孽冤牽報不差。  
若再貪淫重作孽，冤家復又把冤加。

其三

那曉煙花煙裡花，煙花女子竟為家。  
一朝花謝客煙散，怎樣收梢結大瓜？

其四

卅年日日步平康，閱遍煙花夢幻場。